

說

苑

冊四

說苑卷第十六

談叢

王者知所以臨下而治衆則羣臣畏服矣知所以聽言受事則不蔽欺矣知所以安利萬民則海內必定矣知所以忠孝事上則臣子之行備矣凡所以劫殺者不知道術以御其臣下也凡吏勝其職則事治事治則利生不勝其職則事亂事亂則害成也

百方之事萬變鋒出或欲持虛或欲持實或好浮遊或好誠必或行安舒或爲飄疾從此觀之天下不可一聖王臨天下而能一之

意不並銳事不兩隆盛於彼者必衰於此長於左者必短於右喜夜臥者不能蚤起也

鸞設於鑣和設於軾馬動而鸞鳴鸞鳴而和應行之節也

不富無以爲大不予無以合親親疏則害失衆則敗不教而誅謂之虐不戒責成謂之暴也

夫水出於山而入於海稼生於田而藏於廩聖人見所生則知所歸矣

天道布順人事取予多藏不用是謂怨府故物不可聚也

一圍之木持千鈞之屋五寸之鍵而制開闔豈材足任哉蓋所居要也

夫小快害義小慧害道小辨害治苟心傷德大政不險蛟龍雖神不能以白日去其倫飄風雖疾不

能以陰雨揚其塵邑名勝母曾子不入水名盜泉

孔子不飲醜其聲也婦人之口可以出走婦人之
喙可以死敗

不脩其身求之於人是謂失倫不治其內而脩其
外是謂大廢重載而危之操策而隨之非所以爲
全也

士橫道而偃四支不掩非士之過有士之羞也

邦君將昌天遺其道大夫將昌天遺之士庶人將
昌必有良子

賢師良友在其側詩書禮樂陳於前棄而爲不善
者鮮矣義士不欺心仁人不害生謀泄則無功計
不設則事不成賢士不事所非不非所事愚者行
間而益固鄙人飾詐而益野聲無細而不聞行無
隱而不明至神無不化也至賢無不移也上不信

下不忠上下不和雖安必危求以其道則無不得
爲以其時則無不成

時不至不可強生也事不究不可強成也貞良而
亡先人餘殃猖蹶而活先人餘烈權取重澤取長
才賢任輕則有名不肖任大身死名廢

士不以利移不爲患改孝敬忠信之事立雖死而
不悔智而用私不如愚而用公故曰巧僞不如拙
誠學問不倦所以治己也教誨不厭所以治人也
所以貴虛無者得以應變而合時也冠雖故必加
於首履雖新必關於足上下有分不可相倍一心
可以事百君百心不可以事一君故曰正而心又
少而言

萬物得其本者生百事得其道者成道之所在天

下歸之德之所在天下貴之仁之所在天下愛之
義之所在天下畏之屋漏者民去之水淺者魚逃
之樹高者鳥宿之德厚者士趨之有禮者民畏之
忠信者士死之衣雖弊行必脩頭雖亂言必治時
在應之爲在因之所伐而當其福五之所伐不當
其禍十之

必貴以賤爲本必高以下爲 天將與之必先苦
之天將毀之必先累之孝於父母信於交友十步
之澤必有香草十室之邑必有忠士草木秋死松
柏獨在水浮萬物玉石留止飢渴得食誰能不喜
賑窮救急何患無有視其所以觀其所使斯可知
已乘輿馬不勞致千里乘船楫不游絕江海智莫
大於闕疑行莫大於無悔也制宅名子足以觀士

利不兼賞不倍忽忽之謀不可爲也惕惕之心不可長也

天與不取反受其咎時至不迎反受其殃天地無親常與善人天道有常不爲堯存不爲桀亡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惡之家必有餘殃一噎之故絕穀不食一蹶之故却足不行心如天地者明行如繩墨者章

位高道大者從事大道小者凶言疑者無犯行疑者無從蠹蟻仆柱梁蚊蚋走牛羊

謁問析辭勿應怪言虛說勿稱謀先事則昌事先謀則亡

無以淫泆棄業無以貧賤自輕無以所好害身無以嗜欲妨生無以奢侈爲名無以貴富驕盈

喜怒不當是謂不明暴虐不得反受其賊怨生不報禍生於福

一言而非四馬不能追一言不急四馬不能及順風而飛以助氣力銜葭而翔以備矰弋

鏡以精明美惡自服衡平無私輕重自得蓬生稟中不扶自直白砂入泥與之皆黑

時乎時乎間不及謀至時之極間不容息勞而不休亦將自息有而不施亦將自得

無不爲者無不能成也無不欲者無不能得也衆正之積福無不及也衆邪之積禍無不逮也

力勝貧謹勝禍慎勝害戒勝災爲善者天報以德爲不善者天報以禍君子得時如水小人得時如火

謗道己者心之罪也尊賢己者心之力也心之得萬物不足爲也心之失獨心不能守也子不孝非吾子也交不信非吾友也食其口而百節肥灌其本而枝葉茂本傷者枝槁根深者末厚爲善者得道爲惡者失道惡語不出口苟言不留耳務僞不長喜虛不久義士不欺心廉士不妄取以財爲草以身爲寶慈仁少小恭敬耆老犬吠不驚命曰金城常避危殆命曰不悔富必念貧壯必念老年雖幼少慮之必早夫有禮者相爲死無禮者亦相爲死貴不與驕期驕自來驕不與亡期亡自至踈人日夜願一起盲人不忘視知者始於悟終於諧愚者始於樂終於哀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力雖不能心必務爲慎終如始常以爲戒戰戰慄慄日慎其

事聖人之正莫如安靜賢者之治故與衆異
好稱人惡人亦道其惡好憎人者亦爲人所憎衣
食足知榮辱倉廩實知禮節江河之溢不過三日
飄風暴雨須臾而畢

福生於微禍生於忽日夜恐懼唯恐不卒

已雕已琢還反於樸物之相反復歸於本循流而
下易以至倍風而馳易以遠兵不豫定無以待敵
計不先慮無以應卒中不方名不章外不圍禍之
門直而不能枉不可與大任方而不能圜不可與
長存慎之於身無曰云云狂夫之言聖人擇焉能
忍恥者安能忍辱者存辱亡而齒寒河水崩其懷
在山毒智者莫甚於酒留事者莫甚於樂毀廉者
莫甚於色摧剛者反己於弱富在知足貴在求退

先憂事者後樂先傲事者後憂福在受諫存之所
由也恭敬遜讓精廉無謗慈仁愛人必受其賞諫
之不聽後無與爭舉事不當爲百姓謗悔在於妄
患在於先唱

蒲且脩繳鳧鴈悲鳴逢蒙撫弓虎豹晨嗥河以委
蛇故能遠山以凌遲故能高道以優游故能化德
以純厚故能豪言人之善澤於膏沐言人之惡痛
於矛戟爲善不直必終其曲爲醜不釋必終其惡
一死一生乃知交情一貧一富乃知交態一貴一
賤交情乃見一浮一沒交情乃出德義在前用兵
在後初沐者必拭冠新浴者必振衣敗軍之將不
可言勇亡國之臣不可言智

坎井無鼃鼃者隘也園中無脩林者小也小忠大

忠之賊也小利大利之殘也

自請絕易請人絕難水激則悍矢激則遠人激於名不毀爲聲下士得官以死上士得官以生禍福非從地中出非從天上來己自生之

窮鄉多曲學小辯害大知巧言使信廢小惠妨大義不困在於早慮不窮在於早豫欲人勿知莫若勿爲欲人勿聞莫如勿言

非所言勿言以避其患非所爲勿爲以避其危非所取勿取以避其詭非所爭勿爭以避其聲明者視於冥冥謀於未形聰者聽於無聲慮者戒於未成世之溷濁而我獨清衆人皆醉而我獨醒

乖離之咎無不生也毀敗之端從此興也江河大潰從蟻穴山以小阨而大崩淫亂之漸其變爲興

水火金木轉相勝卑而正者可增高而倚者且崩
直如矢者死直如繩者稱

禍生於欲得福生於自禁聖人以心導耳目小人
以耳目導心

爲人上者患在不明爲人下者患在不忠人知糞
田莫知糞心端身正行全以至今見亡知存見霜
知冰

廣大在好利恭敬在事親因時易以爲仁因道易
以達人營於利者多患輕諾者寡信

欲賢者莫如下人貪財者莫如全身財不如義高
勢不如德尊父不能愛無益之子君不能愛不軌
之民君不能賞無功之臣臣不能死無德之君問
善御者莫如馬問善治者莫如民以卑爲尊以屈

爲伸聖人所因上法於天

君子行德以全其身小人行貪以亡其身相勸以禮相強以仁得道於身得譽於人

知命者不怨天知己者不怨人人而不愛則不能仁佞而不巧則不能信言善毋及身言惡毋及人上清而無欲則下正而民樸來事可追也往事不可及無思慮之心則不達無談說之辭則不樂善不可以僞來惡不可以辭去近市無賈在田無野善不逆旅非仁義剛武無以定天下

水倍源則川竭人倍信則名不達義勝患則吉患勝義則滅五聖之謀不如逢時辯智明慧不如遇世有鄙心者不可授便勢有愚質者不可予利器多易多敗多言多失

冠履不同藏賢不肖不同位官尊者憂深祿多者責大積德無細積怨無大多少必報固其勢也

梟逢鳩鳩曰子將安之梟曰我將東徙鳩曰何故梟曰鄉人皆惡我鳴以故東徙鳩曰子能更鳴可矣不能更鳴東徙猶惡子之聲

聖人之衣也便體以安身其食也安於腹適衣節食不聽口目

曾子曰鷹鷺以山爲卑而增巢其上黿鼉魚鼈以淵爲淺而穿穴其中卒其所以得者餌也君子苟不求利祿則不害其身

曾子曰狎甚則相簡也莊甚則不親是故君子之狎足以交權莊足以成禮而已

曾子曰入是國也言信乎羣臣則留可也忠行乎

羣臣則仕可也澤施乎百姓則安可也

口者關也舌者機也出言不當四馬不能追也口者關也舌者兵也出言不當反自傷也言出於己不可止於人行發於邇不可止於遠夫言行者君子之樞機樞機之發榮辱之本也可不慎乎故蒯子羽曰言猶射也括既離弦雖有所悔焉不可從而追已詩曰白珪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爲也

蠋欲類蠶鱣欲類虵人見虵蠋莫不身洒然女工脩蠶漁者持鱣不惡何也欲得錢也逐魚者濡逐獸者趨非樂之也事之權也

登高使人欲望臨淵使人欲窺何也處地然也御者使人恭射者使人端何也其形便也

民有五死聖人能去其三不能除其二饑渴死者
可去也凍寒死者可去也罹五兵死者可去也壽
命死者不可去也癰疽死者不可去也饑渴死者
中不充也凍寒死者外勝中也罹五兵死者德不
忠也壽命死者歲數終也癰疽死者血氣窮也故
曰中不正外淫作外淫作者多怨怪多怨怪者疾
病生故清淨無爲血氣乃平

百行之本一言也一言而適可以却敵一言而得
可以保國響不能獨爲聲影不能倍曲爲直物必
以其類及故君子慎言出己負石赴淵行之難者
也然申屠狄爲之君子不貴之也盜跖凶貪名如
日月與舜禹並傳而不息而君子不貴
君子有五恥朝不坐燕不議君子恥之居其位無

其言君子恥之有其言無其行君子恥之既得之
又失之君子恥之地有餘而民不足君子恥之
君子雖窮不處亡國之勢雖貧不受亂君之祿尊
乎亂世同乎暴君君子之恥也衆人以毀形爲恥
君子以毀義爲辱衆人重利廉士重名
明君之制賞從重罰從輕食人以壯爲量事人以
老爲程

君子之言寡而實小人之言多而虛君子之學也
入於耳藏於心行之以身君子之治也始於不足
見終於不可及也

君子慮福弗及慮禍百之君子擇人而取不擇人
而與君子實如虛有如無

君子有其備則無事君子不以愧食不以辱得君

子樂得其志小人樂得其事君子不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也

君子有終身之憂而無一朝之患順道而行循理而言喜不加易怒不加難

君子之過猶日月之蝕也何害於明小人可也猶狗之吠盜狸之夜見何益於善夫智者不妄爲勇者不妄殺

君子比義農夫比穀事君不得進其言則辭其爵不得行其義則辭其祿人皆知取之爲取也不知與之爲取之政有招寇行有招恥弗爲而自至天下未有猛獸狐疑不若蜂蠆之致毒也高議而不可及不若卑論之有功也

秦信同姓以王至其衰也非易同姓也而身死國

亡故王者之治天下在於行法不在於信同姓
高山之巔無美木傷於多陽也大樹之下無美草
傷於多陰也

鍾子期死而伯牙絕絃破琴知世莫可爲鼓也惠
施卒而莊子深瞑不言見世莫可與語也

脩身者智之府也愛施者仁之端也取予者義之
符也恥辱者勇之決也立名者行之極也

進賢受上賞蔽賢蒙顯戮古之通義也爵人於朝
論人於市古之通法也

道微而明淡而有功非道而得非時而生是謂妄
成得而失之定而復傾

福者禍之門也是者非之尊也治者亂之先也事
無終始而患不及者未之聞也

枝無忘其根德無忘其報見利必念害身故君子
留精神寄心於三者吉祥及子孫矣

兩高不可重兩大不可容兩勢不可同兩貴不可
雙夫重容同雙必爭其功故君子節嗜欲各守其
足乃能長久夫節欲而聽諫敬賢而勿慢使能而
勿賤爲人君能行此三者其國必強大而民不去
散矣

默無過言慤無過事木馬不能行亦不費食騏驥
日馳千里鞭箠不去其背

寸而度之至丈必差銖而稱之至石必過石稱丈
量徑而寡失簡絲數米煩而不察故大較易爲智
曲辯難爲慧

吞舟之魚蕩而失水制於螻蟻者離其居也猿猴

失木禽於狐貉者非其處也騰虵遊霧而升騰龍
乘雲而舉猿得木而挺魚得水而驚處地宜也
君子博學患其不習既習之患其不能行之既能
行之患其不能以讓也
君子不羞學不羞問問訊者知之本念慮者知之
道也此言貴因人知而加知之不貴獨自用其知
而知之
天地之道極則反滿則損五采曜眼有時而渝茂
木豐草有時而落物有盛衰安得自若
民苦則不仁勞則詐生安平則教危則謀極則反
滿則損故君子弗滿弗極也

廣懷... 其苦... 木書... 天...

... 夫木...

說苑卷第十七

雜言

賢人君子者通乎盛衰之時明乎成敗之端察乎治亂之紀審乎人情知所去就故雖窮不處亡國之勢雖貧不受汙君之祿是以太公年七十而不自達孫叔敖三去相而不自悔何則不强合非其人也太公一合於周而侯七百歲孫叔敖一合於楚而封十世大夫種存亡越而霸勾踐賜死於前李斯積功於秦而卒被五刑盡忠憂君危身安國其功一也或以封侯而不絕或以賜死而被刑所慕所由異也故箕子棄國而佯狂范蠡去越而易名智過去君弟而更姓皆見遠識微而仁能去富勢以避萌生之禍者也夫暴亂之君孰能離繫以

役其身而與于患乎哉故賢者非畏死避害而已也爲殺身無益而明主之暴也比干死紂而不能正其行子胥死吳而不能存其國二子者強諫而死適足明主之暴耳未始有益如秋毫之端也是以賢人閉其智塞其能待得其人然後合故言無不聽行無見疑君臣兩與終身無患今非得其時又無其人直私意不能已閔世之亂憂主之危以無貲之身涉蔽塞之路經乎讒人之前造無量之主犯不測之罪傷其天性豈不惑哉故文信侯李斯天下所謂賢也爲國計揣微射隱所謂無過策也戰勝攻取所謂無強敵也積功甚大勢利甚高賢人不用讒人用事自知不用其仁不能去制敵積功不失秋毫避患去害不見丘山積其所欲以

至其所惡豈不爲勢利惑哉詩云人知其一莫知其他此之謂也

子石登吳山而四望喟然而歎息曰嗚呼悲哉世有明於事情不合於人心者有合於人心不明於事情者弟子問曰何謂也子石曰昔者吳王夫差不聽伍子胥盡忠極諫抉目而辜太宰嚭公孫維偷合苟容以順夫差之志而伐吳二子沉身江湖頭懸越旗昔者費仲惡來革長鼻決耳崇侯虎順紂之心欲以合於意武王伐紂四子身死牧之野頭足異所比干盡忠剖心而死今欲明事情恐有抉目剖心之禍欲合人心恐有頭足異所之患由是觀之君子道狹耳誠不逢其明主狹道之中又將險危閉塞無可從出者

邾射子見秦惠王惠王說之於是唐姑讒之復見
惠王懷怒以待之非其說異也所聽者易也故以
徵爲羽非絃之罪也以甘爲苦非味之過也

彌子瑕愛於衛君衛國之法竊駕君車罪則彌子
瑕之母疾人聞夜往告之彌子瑕擅駕君車而出
君聞之賢之曰孝哉爲母之故犯刑罪哉君遊果
園彌子瑕食桃而甘不盡而奉君君曰愛我而忘
其口味及彌子瑕色衰而愛弛得罪於君君曰是
故嘗矯吾車又嘗食我以餘桃故子瑕之行未必
變初也前見賢後獲罪者愛憎之生變也
舜耕之時不能利其鄰人及爲天子天下戴之故
君子窮則善其身達則利於天下
孔子曰自季孫之賜我千鍾而友益親自南宮項

叔之乘我車也而道加行故道有時而後重有勢而後行微夫二子之賜丘之道幾於廢也

太公田不足以償種漁不足以償網治天下有餘智文公種米曾子架羊孫叔敖相楚三年不知軛在衡後務大者固忘小智伯廚人亡炙籩而知之韓魏反而不知邯鄲子陽園人亡桃而知之其亡也不知務小者亦忘大也

淳于髡謂孟子曰先名實者爲人者也後名實者自爲者也夫子在三卿之中名實未加上下而去之仁者固如此乎孟子曰居下位不以賢事不肖者伯夷也五就湯五就桀者伊尹也不惡汙君不辭小官者柳下惠也三子者不同道其趣一也一者何也曰仁也君子亦仁而已何必同曰魯穆公

之時公儀子爲政子思子庚爲臣魯之削也滋甚
若是乎賢者之無益於國也曰虞不用百里奚而
亡秦穆公用之而霸故不用賢則亡削何可得也
曰昔者王豹處於淇而河西善謳綿駒處於高唐
而齊右善歌華舟杞梁之妻善哭其夫而變國俗
有諸內必形於外爲其事無其功髡未睹也是故
無賢者也有則髡必識之矣曰孔子爲魯司寇而
不用從祭膳肉不至不脫冕而行其不善者以爲
爲肉也其善者以爲爲禮也乃孔子欲以微罪行
不欲爲苟去故君子之所爲衆人固不得識也
梁相死惠子欲之梁渡河而遽墮水中船人救之
船人曰子欲何之而遽也曰梁無相吾欲往相之
船人曰子居船楫之間而困無我則子死矣子何

能相梁乎惠子曰子居艘楫之間則吾不如子至於安國家全社稷子之比我蒙蒙如未視之狗耳西閭過東渡河中流而溺船人接而出之問曰今者子欲安之西閭過曰欲東說諸侯王船人掩口而笑曰子渡河中流而溺不能自救安能說諸侯乎西閭過曰無以子之所能相傷爲也子獨不聞和氏之璧乎價重千金然以之間紡曾不如瓦磚隨侯之珠國之寶也然用之彈曾不如泥丸騏驎驟駟倚衡負軛而趨一日千里此至疾也然使捕鼠曾不如百錢之狸干將鑊鄒拂鍾不錚試物不知揚刃離金斬羽契鐵斧此至利也然以之補履曾不如兩錢之錐今子持楫乘扁舟處廣水之中當陽侯之波而臨淵流適子所能耳若誠與子東

說諸侯王見一國之主子之蒙蒙無異夫未視之狗耳

甘戊使於齊渡大河船人曰河水間耳君不能自渡能爲王者之說乎甘戊曰不然汝不知也物各有短長謹敦厚可事主不施用兵騏驥馱馱足及千里置之宮室使之捕鼠曾不如小狸干將爲利名聞天下匠以治木不如斤斧今持楫而上下隨流吾不如子說千乘之君萬乘之主子亦不如戊矣

今夫世異則事變事變則時移時移則俗易是以君子先相其土地而裁其器觀其俗而和其風總衆議而定其教愚人有學遠射者參矢而發已射五步之內又復參矢而發世以易矣不更其儀譬

如愚人之學遠射目察秋毫之末者視不能見太
山耳聽清濁之調者不聞雷霆之聲何也唯其意
有所移也百人操觚不可爲固結千人謗獄不可
爲直辭萬人比非不可爲顯士

麋鹿成羣虎豹避之飛鳥成列鷹鷂不擊衆人成
聚聖人不犯騰蛇遊於霧露乘於風雨而行非千
里不止然則暮託宿於鱣鱣之穴所以然者何也
用心不一也夫蚯蚓內無筋骨之強外無爪牙之
利然下飲黃泉上墾晞土所以然者何也用心一
也聰者耳聞明者目見聰明形則仁愛著廉恥分
矣故非其道而行之雖勞不至非其有而求之雖
強不得智者不爲非其事廉者不求非其有是以
遠容而名章也詩云不忮不求何用不臧此之謂

也

楚昭王召孔子將使執政而封以書社七百里西
謂楚王曰王之臣用兵有如子路者乎使諸侯有
如宰予者乎長官五官有如子貢者乎昔文王處
鄴武王處鎬鄴鎬之間百乘之地伐上殺主立爲
天子世皆曰聖王今以孔子之賢而有書社七百
里之地而三子佐之非楚之利也楚王遂止夫善
惡之難分也聖人獨見疑而况於賢者乎是以賢
聖罕合諂諛常興也故有千歲之亂而無百歲之
治孔子之見疑豈不痛哉

魯哀公問於孔子曰有智者壽乎孔子曰然人有
三死而非命也者人自取之夫寢處不時飲食不
節佚勞過度者疾共殺之居下位而上忤其君嗜

慾無厭而求不止者刑共殺之少以犯衆弱以侮強忿怒不量力者兵共殺之此三死者非命也人自取之詩云人而無儀不死何爲此之謂也

孔子遭難陳蔡之境絕糧弟子皆有飢色孔子歌兩柱之間子路入見曰夫子之歌禮乎孔子不應曲終而曰由君子好樂爲無驕也小人好樂爲無懾也其誰知之子不我知而從我者乎子路不悅授干而舞三終而出及至七日孔子脩樂不休子路愠見曰夫子之脩樂時乎孔子不應樂終而曰由昔者齊桓霸心生于莒勾踐霸心生於會稽晉文霸心生于驪氏故居不幽則思不遠身不約則智不廣庸知而不遇之於是興明日免於厄子貢執轡曰二三子從夫子而遇此難也其不可忘已

孔子曰惡是何也語不云乎三折肱而成良醫夫陳蔡之間丘之幸也二三子從丘者皆幸人也吾聞人君不困不成王烈士不困不成行昔者湯困於呂文王困於羗里秦穆公困於殽齊桓困於長勺勾踐困於會稽晉文困於驪氏夫困之爲道從寒之及煖煖之及寒也唯賢者獨知而難言之也易曰困亨貞大人吉無咎有言不信聖人所與人難言信也

孔子困於陳蔡之間居環堵之內席三經之席七日不食藜羹不糝弟子皆有飢色讀詩書治禮不休子路進諫曰凡人爲善者天報以福爲不善者天報以禍今先生積德行爲善久矣意者尙有遺行乎奚居隱也孔子曰由來汝不知坐吾語汝子

以夫知者爲無不知乎則王子比干何爲剖心而
死以諫者爲必聽耶伍子胥何爲抉目於吳東門
子以廉者爲必用乎伯夷叔齊何爲餓死於首陽
山之下子以忠者爲必用乎則鮑莊何爲而肉枯
荆公子高終身不顯鮑焦抱木而立枯介子推登
山焚死故夫君子博學深謀不遇時者衆矣豈獨
丘哉賢不肖者才也爲不爲者人也遇不遇者時
也死生者命也有其才不遇其時雖才不用苟遇
其時何難之有故舜耕歷山而陶於河畔立爲天
子則其遇堯也傳說負壤土釋板築而立佐天子
則其遇武丁也伊尹有莘氏媵臣也負鼎俎調五
味而佐天子則其遇成湯也呂望行年五十賣食
於棘津行年七十屠牛朝歌行年九十爲天子師

則其遇文王也管夷吾束縛膠目居檻車中自車
中起爲仲父則其遇齊桓公也百里奚自賣取五
羊皮伯氏牧羊以爲卿大夫則其遇秦穆公也沈
尹名聞天下以爲令尹而讓孫叔敖則其遇楚莊
王也伍子胥前多功後戮死非其智益衰也前遇
闔廬後遇夫差也夫驥厄罷鹽車非無驥狀也夫
世莫能知也使驥得王良造父驥無千里之足乎
芝蘭生深林非爲無人而不香故學者非爲通也
爲窮而不困也憂不衰也此知禍福之始而心不
惑也聖人之深念獨知獨見舜亦賢聖矣南面治
天下唯其遇堯也使舜居桀紂之世能自免刑戮
固可也又何官得治乎夫桀殺關龍逢而紂殺王
子比干當是時豈關龍逢無知而比干無惠哉此

桀紂無道之世然也故君子疾學脩身端行以須其時也

孔子之宋匡簡子將殺陽虎孔子似之甲士以圍孔子之舍子路怒奮戟將下鬪孔子止之曰何仁義之不免俗也夫詩書之不習禮樂之不脩也是丘之過也若似陽虎則非丘之罪也命也夫由歌予和汝子路歌孔子和之三終而甲罷

孔子曰不觀於高岸何以知顛墜之患不臨於深淵何以知沒溺之患不觀於海上何以知風波之患失之者其不在此乎士慎三者無累於人

曾子曰響不辭聲鑑不辭形君子正一而萬物皆成夫行非爲影也而影隨之呼非爲響也而響和之故君子功先成而名隨之

子夏問仲尼曰顏淵之爲人也何若曰回之信賢於丘也曰子貢之爲人也何若曰賜之敏賢於丘也曰子路之爲人也何若曰由之勇賢於丘也曰子張之爲人何若曰師之莊賢於丘也於是子夏避席而問曰然則四者何爲事先生曰坐吾語汝回能信而不能反賜能敏而不能屈由能勇而不能怯師能莊而不能同兼此四子者丘不爲也夫所謂至聖之士必見進退之利屈伸之用者也

東郭子惠問於子貢曰夫子之門何其雜也子貢曰夫隱括之旁多枉木良醫之門多疾人砥礪之旁多頑鈍夫子脩道以俟天下來者不止是以雜也詩云苑彼柳斯鳴蜩嘒嘒有灌者淵莞葦淠淠言大者之旁無所不容

昔者南瑕子過程太子太子爲烹鮓魚南瑕子曰
吾聞君子不食鮓魚程太子曰乃君子否子何事
焉南瑕子曰吾聞君子上比所以廣德也下比所
以狹行也於惡自退之原也詩云高山仰止景行
行止吾豈敢自以爲君子哉志向之而已孔子曰
見賢思齊焉見不賢而內自省

孔子觀於呂梁懸水四十仞環流九十里魚鼈不
能過鼃鼃不敢居有一丈夫方將涉之孔子使人
並崖而止之曰此懸水四十仞環流九十里魚鼈
不敢過鼃鼃不敢居意者難可濟也丈夫不以錯
意遂渡而出孔子問子巧乎且有道術乎所以能
入而出者何也丈夫對曰始吾入先以忠信吾之
出也又從以忠信忠信錯吾軀於波流而吾不敢

用私吾所以能入而復出也孔子謂弟子曰水而
尚可以忠信義久而身親之况於人乎

子路盛服而見孔子孔子曰由是襜褕者何也昔
者江水出於岷山其始也大足以濫觴及至江之
津也不方舟不避風不可渡也非唯下流衆川之
多乎今若衣服甚盛顏色充盈天下誰肯加若者
哉子路趨而出改服而入蓋自如也孔子曰由記
之吾語若賁於言者華也奮於行者伐也夫色智
而有能者小人也故君子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
知言之要也能之爲能不能爲不能行之至也言
要則知行要則仁旣知且仁夫有何加矣哉由詩
云湯降不遲聖敬日躋此之謂也

子路問孔子曰君子亦有憂乎孔子曰無也君子

之脩其行未得則樂其意既已得又樂其知是以有終身之樂無一日之憂小人則不然其未之得則憂不得既已得之又恐失之是以有終身之憂無一日之樂也

孔子見榮啓期衣鹿皮裘鼓瑟而歌孔子問曰先生何樂也對曰吾樂甚多天生萬物唯人爲貴吾既已得爲人是一樂也人以男爲貴吾既已得爲男是二樂也人生不免襁褓吾年已九十五是三樂也夫貧者士之常也死者民之終也處常待終當何憂乎

曾子曰吾聞夫子之三言未之能行也夫子見人之一善而忘其百非是夫子之易事也夫子見人有善若己有之是夫子之不爭也聞善必躬親行

之然後道之是夫子之能勞也夫子之能勞也夫
子之不爭也夫子之易事也吾學夫子之三言而
未能行

孔子曰回若有君子之道四強於行己弱於受諫
怵於待祿慎於持身

仲尼曰史鱣有君子之道三不仕而敬上不祀而
敬鬼直能曲於人

孔子曰丘死之後商也日益賜也日損商也好與
賢己者處賜也好說不如己者

孔子將行無蓋弟子曰子夏有蓋可以行孔子曰
商之爲人也甚短於財吾聞與人交者推其長者
違其短者故能久長矣

子路行辭於仲尼曰敢問新交取親若何言寡可

行若何長爲善士而無犯若何仲尼曰新交取親其忠乎言寡可行其信乎長爲善士而無犯其禮乎

子路將行辭於仲尼曰贈汝以車乎以言乎子路曰請以言仲尼曰不強不遠不勞無功不忠無親不信無復不恭無禮慎此五者可以長久矣

曾子從孔子於齊齊景公以下卿禮聘曾子曾子固辭將行晏子送之曰吾聞君子贈人以財不若以言今夫蘭本三年湛之以鹿醢既成則易以匹馬非蘭本美也願子詳其所湛既得所湛亦求所湛吾聞君子居必擇處遊必擇士居必擇處所以求士也遊必擇士所以脩道也吾聞反常移性者欲也故不可不慎也

孔子曰中人之情有餘則侈不足則儉無禁則淫無度則失縱欲則敗飲食有量衣服有節宮室有度畜聚有數車器有限以防亂之源也故夫度量不可不明也善欲不可不聽也

孔子曰巧而好度必工勇而好同必勝知而好謀必成愚者反是夫處重擅寵專事妬賢愚者之情也志驕傲而輕舊怨是以尊位則必危任重則必崩擅寵則必辱

孔子曰鞭扑之子不從父之教刑戮之民不從君之政言疾之難行故君子不急斷不意使以爲亂源

孔子曰終日言不遺己之憂終日行不遺己之患唯智者有之故恐懼所以除患也恭敬所以越難

也終身爲之一言敗之可不慎乎

孔子曰以富貴爲人下者何人不與以富貴敬愛人者何人不親衆言不逆可謂知言矣衆嚮之可謂知時矣

孔子曰夫富而能富人者欲貧而不可得也貴而能貴人者欲賤而不可得也達而能達人者欲窮而不可得也

仲尼曰非其地而樹之不生也非其人而語之弗聽也得其人如聚沙而雨之非其人如聚斲而鼓之

孔子曰船非水不可行水入船中則其沒也故曰君子不可不嚴也小人不可不閉也

孔子曰依賢固不困依富固不窮馬趼斬而復行

者何以輔足衆也

孔子曰不知其子視其所友不知其君視其所使
又曰與善人居如入蘭芷之室久而不聞其香則
與之化矣與惡人居如入鮑魚之肆久而不聞其
臭亦與之化矣故曰丹之所藏者赤烏之所藏者
黑君子慎所藏

子貢問曰君子見大水必觀焉何也孔子曰夫水
者君子比德焉遍予而無私似德所及者生似仁
其流卑下句倨皆循其理似義淺者流行深者不
測似智其赴百仞之谷不疑似勇綿弱而微達似
察受惡不讓似包蒙不清以入鮮潔以出似善化
至量必平似正盈不求槩似度其萬折必東似意
是以君子見大水觀焉爾也

夫智者何以樂水也曰泉源潰潰不釋晝夜其似力者循理而行不遺小間其似持平者動而之下其似有禮者赴千仞之壑而不疑其似勇者障防而清其似知命者不清以入鮮潔而出其似善化者衆人取平品類以正萬物得之則生失之則死其似有德者淑淑淵淵深不可測其似聖者通潤天地之閒國家以成是知之所以樂水也詩云思樂泮水薄採其芣魯侯戾止在泮飲酒樂水之謂也夫仁者何以樂山也曰夫山龍嵒嶸靠萬民之所觀仰草木生焉衆物立焉飛禽萃焉走獸休焉寶藏殖焉奇夫息焉育羣物而不倦焉四方並取而不限焉出雲風通氣于天地之間國家以成是仁者所以樂山也詩曰太山巖巖魯侯是瞻樂山

之謂矣

玉有六美君子貴之望之溫潤近之栗理聲近徐而聞遠折而不撓闕而不荏廉而不劓有瑕必示之於外是以貴之望之溫潤者君子比德焉近之栗理者君子比智焉聲近徐而聞遠者君子比義焉折而不撓闕而不荏者君子比勇焉廉而不劓者君子比仁焉有瑕必見之於外者君子比情焉道吾聞之夫子多所知無所知其身孰善者乎對曰無知者死人屬也雖不死累人者必衆甚矣然多所知者好其用心也多所知者出於利人卽善矣出於害人卽不善也道吾曰善哉

越石父曰不肖人自賢也愚者自多也佞人者皆莫能相其心口以出之又謂人勿言也譬人猶渴

而穿井臨難而後鑄兵雖疾從而不及也

夫臨財忘貧臨生忘死可以遠罪矣夫君子愛口孔雀愛羽虎豹愛爪此皆所以治身法也上交者不失其祿下交者不離於患是以君子擇人與交農人擇田而田君子樹人農夫樹田田者擇種而種之豐年必得粟土擇人而樹之豐時必得祿矣天下失道而後仁義生焉國家不治而後孝子生焉民爭不分而後慈惠生焉道逆時反而後權謀生焉凡善之生也皆學之所由一室之中必有主道焉父母之謂也故君正則百姓治父母正則子孫孝慈是以孔子家兒不知罵曾子家兒不知路所以然者生而善教也夫仁者好合人不仁者好離人故君子居人間則治小人居人間則亂君子

欲和人譬猶水火不相能然而鼎在其間水火不亂乃和百味是以君子不可不慎擇人在其間齊景公問晏子曰寡人自以坐地二三子皆坐地吾子獨搯草而坐之何也晏子對曰嬰聞之唯喪與獄坐於地今不敢以喪獄之事侍於君矣齊高廷問於孔子曰廷不曠山不直地衣蓑提執精氣以問事君之道願夫子告之孔子曰貞以幹之敬以輔之待人無倦見君子則舉之見小人則退之去爾惡心而忠與之敏其行脩其禮千里之外親如兄弟若行不敏禮不合對門不通矣

說苑卷第十八

辨物

顏淵問於仲尼曰成人之行何若子曰成人之行
達乎情性之理通乎物類之變知幽明之故睹遊
氣之源若此而可謂成人既知天道行躬以仁義
飭身以禮樂夫仁義禮樂成人之行也窮神知化
德之盛也

易曰仰以觀於天文俯以察於地理是故知幽明
之故夫天文地理人情之效存於心則聖智之府
是故古者聖王既臨天下必變四時定律歷考天
文揆時變登靈臺以望氣氛故堯曰咨爾舜天之
歷數在爾躬允執其中四海困窮書曰在璿璣玉
衡以齊七政璿璣謂北辰勾陳樞星也以其魁杓

之所指二十八宿爲吉凶禍福天文列舍盈縮之
占各以類爲驗夫占變之道二而已矣二者陰陽
之數也故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道也者物之動
莫不由道也是故發於一成於二備於三周於四
行於五是故立象著明莫大於日月察變之動莫
著於五星天之五星運氣於五行其初猶發於陰
陽而化極萬一千五百二十所謂二十八星者東
方曰角亢氏房心尾箕北方曰斗牛須女虛危營
室東壁西方曰奎婁胃昴畢觜參南方曰東井輿
鬼柳七星張翼軫所謂宿者日月五星之所宿也
其在宿運外內者以官名別其根莖皆發於地而
華形於天所謂五星者一曰歲星二曰熒惑三曰
鎮星四曰太白五曰辰星攬搶彗孛旬始枉矢蚩

尤之旗皆五星盈縮之所生也五星之所犯各以
金木水火土爲占春秋冬夏伏見有時失其常離
其時則爲變異得其時居其常是謂吉祥古者有
主四時者主春者張昏而中可以種穀上告于天
子下布之民主夏者大火昏而中可以種黍菽上
告于天子下布之民主秋者虛昏而中可以種麥
上告于天子下布之民主冬者昴昏而中可以斬
伐田獵蓋藏上告之天子下布之民故天子南面
視四星之中知民之緩急則不賦藉不舉力役
書曰敬授民時詩曰物其有矣維其時矣物之所
以有而不絕者以其動之時也

易曰天垂象見吉凶聖人則之昔者高宗成王感
於雉雉暴風之變脩身自改而享豐昌之福也逮

秦皇帝卽位彗星四見蝗虫蔽天冬雷夏凍石隕
東郡大人出臨洮妖孽並見熒惑守心星莠太角
太角以亡終不能改二世立又重其惡及卽位日
月薄蝕山林淪亡辰星出於四孟太白經天而行
無雲而雷枉矢夜光熒惑襲月孽火燒宮野禽戲
庭都門內崩天變動於上羣臣昏於朝百姓亂於
下遂不察是以亡也

八荒之內有四海四海之內有九州天子處中州
而制八方耳兩河間曰冀州河南曰豫州河西曰
雍州漢南曰荊州江南曰揚州濟河間曰兗州濟
東曰徐州燕曰幽州齊曰青州山川汙澤陵陸丘
阜五土之宜聖王就其勢因其便不失其性高者
黍中者稷下者秬蒲葦菅蒯之用不乏麻麥黍梁

亦不盡山林禽獸川澤魚鼈滋殖王者京師四通而致之

周幽王二年西周三川皆震伯陽父曰周將亡矣夫天地之氣不失其序若過其序民亂之也陽伏而不能出陰迫而不能烝於是地震今三川震是陽失其所而填陰也陽溢而壯陰源必塞國必亡夫水土演而民用足也土無所演民乏財用不亡何待昔伊雒竭而夏亡河竭而商亡今周德如二代之季矣其川源塞塞必竭夫國必依山山川山崩川竭亡之徵也川竭山必崩若國亡不過十年數之紀也天之所棄不過紀是歲也三川竭岐山崩十一年幽王乃滅周乃東遷

五嶽者何謂也泰山東嶽也霍山南嶽也華山西

嶽也常山北嶽也嵩高山中嶽也五嶽何以視三公能大布雲雨焉能大斂雲雨焉雲觸石而出膚寸而合不崇朝而雨天下施德博大故視三公也四瀆者何謂也江河淮濟也四瀆何以視諸侯能蕩滌垢濁焉能通百川於海焉能出雲雨千里焉爲施甚大故視諸侯也

山川何以視子男也能出物焉能潤澤物焉能生雲雨爲恩多然品類以百數故視子男也書曰禋于六宗望秩于山川徧于羣神矣

齊景公爲露寢之臺成而不通焉柏常騫曰爲臺甚急臺成君何爲不通焉公曰然梟昔者鳴其聲無不爲也吾惡之甚是以不通焉柏常騫曰臣請襍而去之公曰何具對曰築新室爲置白茅焉公

使爲室成置白茅焉柏常騫夜用事明日問公曰
今昔聞臯聲乎公曰一鳴而不復聞使人往視之
臯當陞布翼伏地而死公曰子之道若此其明也
亦能益寡人壽乎對曰能公曰能益幾何對曰天
子九諸侯七大夫五公曰亦有徵兆之見乎對曰
得壽地且動公喜令百官趣具騫之所求柏常騫
出遭晏子於塗拜馬前辭曰騫爲君禳臯而殺之
君謂騫曰子之道若此其明也亦能益寡人壽乎
騫曰能今且大祭爲君請壽故將往以聞晏子曰
嘻亦善矣能爲君請壽也雖然吾聞之惟以政與
德順乎神爲可以益壽今徒祭可以益壽乎然則
福名有見乎對曰得壽地將動晏子曰騫昔吾見
維星絕樞星散地其動汝以是乎柏常騫俯有間

仰而對曰然晏子曰爲之無益不爲無損也薄賦
斂無費民且令君知之

夫水旱俱天下陰陽所爲也大旱則雩祭而請雨
大水則鳴鼓而劫社何也曰陽者陰之長也其在
鳥則雄爲陽雌爲陰其在獸則牡爲陽而牝爲陰
其在民則夫爲陽而婦爲陰其在家則父爲陽而
子爲陰其在國則君爲陽而臣爲陰故陽貴而陰
賤陽尊而陰卑天之道也今大旱者陽氣太盛以
厭於陰陰厭陽固陽其填也惟填厭之太甚使陰
不能起也亦雩祭拜請而已無敢加也至於大水
及日蝕者皆陰氣太盛而上減陽精以賤乘貴以
卑陵尊大逆不義故鳴鼓而懼之朱絲縈而劫之
由此觀之春秋乃正天下之位徵陰陽之失直責

逆者不避其難是亦春秋之不畏強禦也故劫嚴社而不爲驚靈出天王而不爲不尊上辭蒯聩之命不爲不聽其父絕文姜之屬而不爲不愛其母其義之盡耶其義之盡耶

齊大旱之時景公召羣臣問曰天不雨久矣民且有饑色吾使人卜之祟在高山廣水寡人欲少賦斂以祠靈山可乎羣臣莫對晏子進曰不可祠此無益也夫靈山固以石爲身以草木爲髮天久不雨髮將焦身將熱彼獨不欲雨乎祠之無益景公曰不然吾欲祠河伯可乎晏子曰不可祠此無益也夫河伯以水爲國以魚鼈爲民天久不雨水泉將下百川竭國將亡民將滅矣彼獨不用雨乎祠之何益景公曰今爲之奈何晏子曰君誠避宮殿

暴露與靈山河伯共憂其幸而雨乎於是景公出
野暴露三日天果大雨民盡得種樹景公曰善哉
晏子之言可無用乎其惟有德也

夫天地有德合則生氣有精矣陰陽消息則變化
有時矣時得而治矣時得而化矣時失而亂矣是
故人生而不具者五日無見不能食不能行不能
言不能施化故三月達眼而後能見七月生齒而
後能食期年生牘而後能行三年顛合而後能言
十六精通而後能施化陰窮反陽陽窮反陰故陰
以陽變陽以陰變故男八月而生齒八歲而毀齒
二八十六而精小通女七月而生齒七歲而毀齒
二七十四而精化小通不肖者精化始至矣而生
氣感動觸情縱欲故反施亂化故詩云乃如之人

懷婚姻也大無信也不知命也賢者不然精化填
盈後傷時之不可遇也不見道端乃陳情欲以歌
詩曰靜女其姝俟我乎城隅愛而不見搔首踟躕
瞻彼日月遙遙我思道之云遠曷云能來急時之
辭也甚焉故稱日月也

度量權衡以黍生之爲一分十分爲一寸十寸爲
一尺十尺爲一丈十六黍爲一豆六豆爲一銖二
十四銖重一兩十六兩爲一斤三十斤爲一鈞四
鈞重一石千二百黍爲一龠十龠爲一合十合爲
一升十升爲一斗十斗爲一石

凡六經帝王之所著莫不致四靈焉德盛則以爲
畜治平則時氣至矣故麒麟麋身牛尾圓頂一角
含仁懷義音中律呂行步中規折旋中矩擇土而

踐位平然後處不羣居不旅行紛兮其有質文也
幽閒則循循如也動則有容儀黃帝卽位惟聖恩
承天明道一條惟仁是行宇內和平未見鳳凰維
思影像夙夜晨興於是乃問天老曰鳳像何如天
老曰夫鳳鴻前麟後虵頸魚尾鶴植鴛鴦思麗化
枯折所志龍文龜身燕喙雞喙駢翼而中注首戴
德頂揭義背負仁心信智食則有質飲則有儀往
則有文來則有嘉晨鳴曰發明晝鳴曰保長飛鳴
曰上翔集鳴曰歸昌翼挾義衷抱忠足履正尾繫
武小聲合金大音合鼓延頸奮翼五光備舉光興
八風氣降時雨此謂鳳像夫惟鳳爲能究萬物通
天祉象百狀達于道去則有災見則有福覽九州
觀八極備文武正王國嚴照四方仁聖皆伏故得

鳳之像一者鳳過之得二者鳳下之得三者則春秋下之得四者則四時下之得五者則終身居之黃帝曰於戲盛哉於是乃備黃冕帶黃紳齋于中宮鳳乃蔽日而降黃帝降自東階西面啓首曰皇天降茲敢不承命於是鳳乃遂集東園食帝竹實棲帝梧樹終身不去詩云鳳凰鳴矣于彼高岡梧桐生矣于彼朝陽萋萋萋雍雍啾啾此之謂也靈龜文五色似玉似金背陰向陽上隆象天下平法地槃衍象山四趾轉運應四時文著象二十八宿虵頭龍翅左精象日右精象月千歲之化下氣上通能知存亡吉凶之變寧則信信如也動則著矣神龍能爲高能爲下能爲大能爲小能爲幽能爲明能爲短能爲長昭乎其高也淵乎其下也薄

乎天光高乎其著也一有一亡忽微哉斐然成章
虛無則精以和動作則靈以化於戲允哉君子辟
神也觀彼威儀遊燕幽間有似鳳也書曰鳥獸鷠
鷠鳳凰來儀此之謂也

成王時有三苗貫桑而生同爲一秀大幾盈車民
得而上之成王成王問周公此何也周公曰三苗
同秀爲一意天下其和而爲一乎後三年則越裳
氏重譯而朝曰道路悠遠山川阻深恐一使之不
通故重三譯而來朝也周公曰德澤不加則君子
不饗其質政令不施則君子不臣其人譯曰吾受
命於吾國之黃髮久矣天之無烈風淫雨意中國
有聖人耶有則盍朝之然後周公敬受其所以來
矣

周惠王十五年有神降于莘王問於內史過曰是何故有之乎對曰有之國將興其君齋明中正精潔惠和其德足以昭其馨香其惠足以同其民人神饗而民聽民神無怨故明神降焉觀其政德而均布福焉國將亡其君貪冒淫僻邪佚荒怠蕪穢暴虐其政腥臊馨香不登其刑矯誣百姓攜貳明神不蠲而民有遠意民神痛怨無所依懷故神亦往焉觀其苛慝而降之禍是以或見神而興亦有以亡昔夏之興也祝融降于崇山其亡也回祿信於亭隧商之興也禱杙次於丕山其亡也夷羊在牧周之興也鸞鷲鳴於岐山其衰也杜伯射宣王於鎬是皆明神之紀者也王曰今是何神也對曰昔昭王娶于房曰房后是有爽德協于丹朱丹朱

馮身以儀之生穆王焉是監燭周之子孫而福禍
之夫一神不遠徙遷若由是觀之其丹朱耶王曰
其誰受之對曰在號王曰然則何爲對曰臣聞之
道而得神是謂豐福淫而得神是謂貪禍今號少
荒其亡也王曰吾其奈何對曰使太宰以祝史率
狸姓奉犧牲粢盛玉帛往獻焉無有祈也王曰號
其幾何對曰昔堯臨民以五今其冑見鬼神之見
也不失其物若由是觀之不過五年王使太宰己
父率傅氏及祝奉犧牲玉觴往獻焉內史過從至
號號公亦使祝史請土焉內史過歸告王曰號必
亡矣不禋於神而求福焉神必禍之不親於民而
求用焉民必違之精意以享禋也慈保庶民親也
今號公動匱百姓以盈其違離民怒神怨而求利

焉不亦難乎十九年晉取虢也

齊桓公北征孤竹未至卑耳谿中十里闐然而止
矐然而視有頃奉矢未敢發也喟然嘆曰事其不
濟乎有人長尺冠冕大人物具焉左祛衣走馬前
者管仲曰事必濟此人知道之神也走馬前者導
也左祛衣者前有水也從左方渡行十里果有水
曰遼水表之從左方渡至踝從右方渡至膝已渡
事果濟桓公再拜管仲馬前曰仲父之聖至如是
寡人得罪久矣管仲曰夷吾聞之聖人先知無形
今已有形乃知之是夷吾善承教非聖也

吳伐越隳會稽得骨專車使使問孔子曰骨何者
最大孔子曰禹致羣臣會稽山防風氏後至禹殺
而戮之其骨節專車此爲大矣使者曰誰爲神孔

子曰山川之靈足以紀綱天下者其守爲神社稷爲公侯山川之祀爲諸侯皆屬於王者曰防風氏何守孔子曰汪芒氏之君守封嵎之山者也其神爲鼈姓在虞夏爲防風氏商爲汪芒氏於周爲長狄氏今謂之大人使者曰人長幾何孔子曰僬僥氏三尺短之至也長者不過十數之極也使者曰善哉聖人也

仲尼在陳有隼集于陳侯之廷而死楛矢貫之石磬矢長尺有咫陳侯使問孔子孔子曰隼之來也遠矣此肅慎氏之矢也昔武王克商通道九夷百蠻使各以其方賄來貢思無忘職業於是肅慎氏貢楛矢石磬長尺有咫先王欲昭其令德之致故銘其楛曰肅慎氏貢楛矢以勞大姬配虞胡公而

封諸陳分同姓以珍玉展親也分別姓以遠方職
貢使無忘服也故分陳以肅慎之矢試求之故府
果得焉

季桓子穿井得土缶中有羊以問孔子言得狗孔
子曰以吾所聞非狗乃羊也木之怪夔罔兩水之
怪龍罔象土之怪羶羊也非狗也桓子曰善哉

楚昭王渡江有物大如斗直觸王舟止於舟中昭
王大怪之使聘問孔子孔子曰此名萍實令剖而
食之惟霸者能獲之此吉祥也其後齊有飛鳥一
足來下止于殿前舒翅而跳齊侯大怪之又使聘
問孔子孔子曰此名商羊急告民趣治溝渠天將
大雨於是如之天果大雨諸國皆水齊獨以安孔
子歸弟子請問孔子曰異時小兒謠曰楚王渡江

得萍實大如拳赤如日剖而食之美如蜜此楚之應也兒又有兩兩相牽屈一足而跳曰天將大雨商羊起舞今齊獲之亦其應也夫謠之後未嘗不有應隨者也故聖人非獨守道而已也睹物記也卽得其應矣

鄭簡公使公孫成子來聘於晉平公有疾韓宣子贊授館客客問君疾對曰君之疾久矣上下神祇無不遍諭也而無除今夢黃熊入於寢門不知人鬼耶意厲鬼也子產曰君之明子爲政其何厲之有僑聞之昔鮌違帝命殛之于羽山化爲黃熊以入于羽淵是爲夏郊三代舉之夫鬼神之所及非其族類則紹其同位是故天子祠上帝公侯祠百神自卿已下不過其族今周室少卑晉實繼之其

或者未舉夏郊也宣子以告祀夏郊董伯爲尸五日瘳公見子產賜之莒鼎

號公夢在廟有神人面白毛虎爪執鉞立在西阿公懼而走神曰無走帝今日使晉襲于爾門公拜頓首覺召史嚚占之嚚曰如君之言則蓐收也天之罰神也天事官成公使囚之且使國人賀夢舟之僑告其諸侯曰號不久矣吾乃今知之君不度而嘉大國之襲於己也何瘳吾聞之曰大國無道小國襲焉曰服小國傲大國襲焉曰誅民疾君之侈也是以由於逆命今嘉其夢侈必展是天奪之鑑而益其疾也民疾其態天又誑之大國來誅出令而逆宗國既卑諸侯遠己外內無親其誰云救之吾不忍俟將行以其族適晉三年號乃亡

晉平公築厲祁之室石有言者平公問於師曠曰石何故言對曰石不能言有神馮焉不然民聽之濫也臣聞之作事不時怨讟動于民則有非言之物而言今宮室崇侈民力屈盡百姓疾怨莫安其性石言不亦可乎

晉平公出畋見乳虎伏而不動顧謂師曠曰吾聞之也霸王之主出則猛獸伏不敢起今者寡人出見乳虎伏而不動此其猛獸乎師曠曰鵲食鴛鴦食鷄鷄鷄鷄食豹豹食駁駁食虎夫駁之狀有似駁馬今者君之出必驂駁馬而出畋乎公曰然師曠曰臣聞之一自誣者窮再自誣者辱三自誣者死今夫虎所以不動者爲駁馬也固非主君之德義也君奈何一自誣乎平公異日出朝有鳥環平

公不去平公顧謂師曠曰吾聞之也霸王之主鳳
下之今者出朝有鳥環寡人終朝不去是其鳳鳥
乎師曠曰東方有鳥名諫珂其爲鳥也文身而朱
足憎鳥而愛狐今者吾君必衣狐裘以出朝乎平
公曰然師曠曰臣已嘗言之矣一自誣者窮再自
誣者辱三自誣者死今鳥爲狐裘之故非吾君之
德義也君奈何而再自誣乎平公不說異日置酒
虎祁之臺使郎中馬章布蒺藜於階上令人召師
曠師曠至履而上堂平公曰安有人臣履而上人
主堂者乎師曠解履刺足伏刺膝仰天而歎公起
引之曰今者與叟戲叟遽憂乎對曰憂夫肉自生
虫而還自食也木自生蠹而還自刻也人自興妖
而還自賊也五鼎之具不當生藜藿人主堂廟不

當生蒺藜平公曰今爲之奈何師曠曰妖已在前
無可奈何入來月八日脩百官立太子君將死矣
至來月八日平日旦謂師曠曰叟以今日爲期寡人
如何師曠不樂謁歸歸未幾而平公死乃知師曠
神明矣

趙簡子問於翟封荼曰吾聞翟雨穀三日信乎曰
信又聞雨血三日信乎曰信又聞馬生牛牛生馬
信乎曰信簡子曰大哉妖亦足以亡國矣對曰雨
穀三日畜風之所飄也雨血三日鷲鳥擊於上也
馬生牛牛生馬雜牧也此非翟之妖也簡子曰然
則翟之妖奚也對曰其國數散其君幼弱其諸卿
貨其大夫比黨以求祿爵其百官肆斷而無告其
政令不竟而數化其士巧貪而有怨此其妖也

哀公射而中稷其口疾不肉食祠稷而善卜之巫
官巫官變曰稷負五種託株而從天下未至於地
而株絕獵谷之老人張衽以受之何不告祀之公
從之而疾去

扁鵲過趙王王太子暴疾而死鵲造宮門曰吾聞
國中卒有壤土之事得無有急乎中庶子之好方
者應之曰然王太子暴疾而死扁鵲曰入言鄭鑿
秦越人能活太子中庶子難之曰吾聞上古之爲
鑿者曰苗父苗父之爲鑿也以菅爲席以芻爲狗
北面而祝發十言耳諸扶而來者舉而來者皆平
復如故子之方能如此乎扁鵲曰不能又曰吾聞
中古之爲鑿者曰俞柎俞柎之爲鑿也搦腦髓束
盲莫炊灼九竅而定經絡死人復爲生人故曰俞

柎子之方能若是乎扁鵲曰不能中庶子曰子之方如此譬若以管窺天以錐刺地所窺者甚大所見者甚少鈞若子之方豈足以變駭童子哉扁鵲曰不然物故有味掃而中蛟頭掩目而別白黑者太子之疾所謂尸厥者也以爲不然入診之太子股陰當溫耳中焦焦如有嘯者聲然者皆可治也中庶子入報趙王趙王跣而趨出門曰先生遠辱幸臨寡人先生幸而有之則糞土之息得蒙天履地而長爲人矣先生不有之則先犬馬填溝壑矣言未已涕泣沾襟扁鵲遂爲診之先造軒光之竈八成之湯砥針礪石取三陽五輸子容擣藥子明吹耳陽儀反神子越扶形子游矯摩太子遂得復生天下聞之皆曰扁鵲能生死人鵲辭曰予非能

生死人也特使夫當生者活耳夫死者猶不可藥而生也悲夫亂君之治不可藥而息也詩曰多將熇熇不可救藥甚之之辭也

孔子晨立堂上聞哭者聲音甚悲孔子援琴而鼓之其音同也孔子出而弟子有吒者問誰也曰回也孔子曰回何爲而吒回曰今者有哭者其音甚悲非獨哭死又哭生離者孔子曰何以知之回曰似完山之鳥孔子曰何如回曰完山之鳥生四子羽翼已成乃離四海哀鳴送之爲是往而不復返也孔子使人問哭者哭者曰父死家貧賣子以葬之將與其別也孔子曰善哉聖人也

景公畋於梧丘夜猶蚤公姑坐睡而夢有五丈夫北面倖盧稱無罪焉公覺召晏子而告其所夢公

曰我其嘗殺不辜而誅無罪耶晏子對曰昔者先君靈公斲五丈夫罟而駭獸故殺之斷其首而葬之曰五丈夫之丘其此耶公令人掘而求之則五頭同穴而存焉公曰嘻令吏葬之國人不知其夢也曰君憫白骨而况於生者乎不遺餘力矣不釋餘智矣故曰人君之爲善易矣

子貢問孔子死人有知無知也孔子曰吾欲言死者有知也恐孝子順孫妨生以送死也欲言無知者恐不孝子孫棄不葬也賜欲知死人有知將無知也死徐自知之猶未晚也

王子建出守於城父與成公乾遇於疇中問曰是何也成公乾曰疇也疇也者何也所以爲麻也麻也者何也曰所以爲衣也成公乾曰昔者莊王伐

陳舍於有蕭氏謂路室之人曰巷其不善乎何溝
之不浚也莊王猶知巷之不善溝之不浚今吾子
不知疇之爲麻麻之爲衣吾子其不主社稷乎王
子果不立

說苑卷第十九

脩文

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夫功成制禮治
定作樂禮樂者行化之大者也孔子曰移風易俗
莫善於樂安上治民莫善於禮是故聖王脩禮文
設庠序陳鍾鼓天子辟雍諸侯泮宮所以行德化
詩云鎬京辟雍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此
之謂也

積恩爲愛積愛爲仁積仁爲靈靈臺之所以爲靈
者積仁也神靈者天地之本而爲萬物之始也是
故文王始接民以仁而天下莫不仁焉文德之至
也德不至則不能文商者常也常者質質主天夏
者大也大者文也文主地故王者一商一夏再而

復者也正色三而復者也味尚甘聲尚宮一而復者故三王術如循環故夏后氏教以忠而君子忠矣小人之失野救野莫如敬故殷人教以敬而君子敬矣小人之失鬼救鬼莫如文故周人教以文而君子文矣小人之失薄救薄莫如忠故聖人之與聖也如矩之三雜規之三雜周則又始窮則反本也詩曰彫琢其章金玉其相言文質美也傳曰觸情從欲謂之禽獸苟可而行謂之野人安故重遷謂之衆庶辨然通古今之道謂之士進賢達能謂之大夫敬上愛下謂之諸侯天覆地載謂之天子是故士服黼大夫黻諸侯火天子山龍德彌盛者文彌縟中彌理者文彌章也詩曰左之左之君子宜之右之右之君子有之傳曰君子者無

所不宜也是故鞞冕厲戒立于廟堂之上有司執事無不敬者斬衰裳苴經杖立于喪次賓客弔唁無不哀者被甲撓胄立于桴鼓之間士卒莫不勇者故仁足以懷百姓勇足以安危國信足以結諸侯強足以拒患難威足以率三軍故曰爲左亦宜爲右亦宜爲君子無不宜者此之謂也

齊景公登射晏子脩禮而待公曰選射之禮寡人厭之矣吾欲得天下勇士與之圖國晏子對曰君子無禮是庶人也庶人無禮是禽獸也夫臣勇多則弑其君子力多則弑其長然而不敢者惟禮之謂也禮者所以御民也轡者所以御馬也無禮而不能治國家者嬰未之聞也景公曰善乃飭射更席以爲上客終日問禮

書曰五事一曰貌貌者男子之所以恭敬婦人之所以姣好也行步中矩折旋中規立則磬折拱則抱鼓其以入君朝尊以嚴其以入宗廟敬以忠其以入鄉曲和以順其以入州里族黨之中和以親詩曰溫溫恭人惟德之 孔子曰恭近於禮遠恥辱也

衣服容貌者所以悅目也聲音應對者所以悅耳也嗜慾好惡者所以悅心也君子衣服中容貌得則民之目悅矣言語順應對給則民之耳悅矣就仁去不仁則民之心悅矣三者存乎心暢乎體形乎動靜雖不在位謂之素行故忠心好善而日新之獨居樂德內悅而形詩曰何其處也必有與也何其久也必有以也惟有以者爲能長生久視而

無累於物也

知天道者冠鉢知地道者履躡能治煩決亂者佩
觶能射御者佩鞞能正三軍者撻笏衣必荷規而
承矩負繩而準下故君子衣服中而容貌得接其
服而象其德故望玉貌而行能有所定矣詩曰芄
蘭之枝童子佩觶說行能者也

冠者所以別成人也脩德束躬以自申飭所以檢
其邪心守其正意也君子始冠必祝成禮加冠以
厲其心故君子成人必冠帶以行事棄幼少嬉戲
惰慢之心而衍衍於進德脩業之志是故服不成
象而內心不變內心脩德外被禮文所以成顯令
之名也是故皮弁素積百王不易旣以脩德又以
正容孔子曰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嚴然人望而畏

之不亦威而不猛乎

成王將冠周公使祝雍祝王曰達而勿多也祝雍曰使王近於民遠於佞嗇於時惠於財任賢使能於此始成之時祝辭四加而後退公冠自以爲主卿爲賓饗之以三獻之禮公始加玄端與皮弁皆必朝服玄冕四加諸侯太子庶子冠公爲主其禮與上同冠於祖廟曰令月吉日加子元服去爾幼志順爾成德冠禮十九見正而冠古之通禮也

夏公如齊逆女何以書親迎禮也其禮奈何曰諸侯以屨二兩加琮大夫庶人以屨二兩加束脩二曰某國寡小君使寡人奉不珍之琮不珍之屨禮夫人貞女夫人曰有幽室數辱之產未諭於傅母之教得承執衣裳之事敢不敬拜祝祝答拜夫人

受琮取一兩屨以履女正笄衣裳而命之曰往矣
善事爾舅姑以順爲宮室無二爾心無敢回也女
拜乃親引其手授夫乎戶夫引手出戶夫行女從
拜辭父于堂拜諸母於大門夫先升輿執轡女乃
升輿轂三轉然後夫下先行大夫士庶人稱其父
曰某之父某之師友使某執不珍之屨不珍之束
脩敢不敬禮某氏貞女母曰有草茅之產未習於
織紵紡績之事得奉執箕箒之事敢不敬拜

春秋曰壬申公薨于高寢傳曰高寢者何正寢也
曷爲或言高寢或言路寢曰諸侯正寢三一曰高
寢二曰左路寢三曰右路寢高寢者始封君之寢
也二路寢者繼體之君寢也其二何曰子不居父
之寢故二寢繼體君世世不可居高祖之寢故有

高寢名曰高也路寢其立奈何高寢立中路寢左右春秋曰天王入于成周傳曰成周者何東周也然則天子之寢奈何曰亦三承明繼體守文之君之寢曰左右之路寢謂之承明何曰承乎明堂之後者也故天子諸侯三寢立而名實正父子之下章尊卑之事別大小之德異矣

天子以鬯爲贄鬯者百草之本也上暢於天義暢於地無所不暢故天子以鬯爲贄諸侯以圭爲贄圭者玉也薄而不撓廉而不劌有瑕於中必見於外故諸侯以玉爲贄卿以羔爲贄羔者羊也羊羣而不黨故卿以爲贄大夫以鴈爲贄鴈者行列有長幼之禮故大夫以爲贄士以雉爲贄雉者不可指食籠狎而服之故士以雉爲贄庶人以鶩爲贄

驚者驚驚也驚驚無它心故庶人以驚爲贄贄者所以質也

諸侯三年一貢士士一適謂之好德再適謂之尊賢三適謂之有功有功者天子一賜以輿服弓矢再賜以鬯三賜以虎賁百人號曰命諸侯命諸侯者鄰國有臣弑其君孽弑其宗雖不請乎天子而征之可也已征而歸其地于天子諸侯貢士一不適謂之過再不適謂之傲三不適謂之誣誣者天子黜之一黜以爵再黜以地三黜而地畢諸侯有不貢士謂之不率正不率正者天子黜之一黜以爵再黜以地三黜而地畢然後天子比年秩官之無文者而黜之以諸侯之所貢士代之詩云濟濟多士文王以寧此之謂也

古者必有命民命民能敬長憐孤取舍好讓居事力者命於其君命然後得乘飭輿駢馬未得命者不得乘乘者皆有罰故其民雖有餘財侈物而無仁義功德則無所用其餘財侈物故其民皆興仁義而賤財利賤財利則不爭不爭則強不凌弱衆不暴寡是唐虞所以興象刑而民莫敢犯法而亂斯止矣詩云告爾民人謹爾侯度用戒不虞此之謂也

天子曰巡狩諸侯曰述職巡狩者巡其所守也述職者述其所職也春省耕助不給也秋省斂助不足也天子五年一巡狩歲二月東巡狩至于東嶽柴而望祀山川見諸侯問百年者命太師陳詩以觀民風命市納賈以觀民之所好惡志淫好僻者

命典禮考時月定日同律禮樂制度衣服正之山川神祇有不舉者爲不敬不敬者君黜以爵宗廟有不順者爲不孝不孝者君削其地有功澤於民者然後加地入其境土地辟除敬老尊賢則有慶益其地入其境土地荒穢遺老失賢培克在位則有讓削其地一不朝者黜其爵再不朝者黜其地三不朝者以六師移之歲五月南巡狩至于南嶽如東巡狩之禮歲八月西巡狩至于西嶽如南巡狩之禮歲十一月北巡狩至于北嶽如西巡狩之禮歸格于祖禰用特

春秋曰正月公狩于郎傳曰春曰蒐夏曰苗秋曰獮冬曰狩苗者奈何曰苗者毛也取之不圍澤不揜羣取禽不麇卵不殺孕重者春蒐者不殺小麇

及孕重者冬狩皆取之百姓皆出不失其馳不抵禽不詭遇逐不出防此苗獮蒐狩之義也故苗獮蒐狩之禮簡其戎事也故苗者毛取之蒐者搜索之狩者守留之夏不田何也曰天地陰陽盛長之時猛獸不攫鷲鳥不搏蝮蠆不螫鳥獸虫虵且知應天而况人乎哉是以古者必有豢牢其謂之畋何聖人舉事必反本五穀者以奉宗廟養萬民也去禽獸害稼穡者故以田言之聖人作名號而事義可知也

天子諸侯無事則歲三田一爲乾豆二爲賓客三爲充君之庖無事而不田曰不敬田不以禮曰暴天物天子不合圍諸侯不揜羣天子殺則下大綏諸侯殺則下小綏大夫殺則止佐舉佐舉止則百

姓畋獵獺祭魚然後漁人入澤梁鳩化爲鷹然後
設罽羅草木零落然後入山林昆虫不蟄不以火
田不麝不卵不夭歿不覆巢此皆聖人在上君子
在位能者在職大德之發者也是故皋陶爲大理
平民各服得其實伯夷主禮上下皆讓倕爲工師
百工致功益主虞山澤辟成棄主稷百穀時茂契
主司徒百姓親和龍主賓客遠人至十二牧行而
九州莫敢僻違禹陂九澤通九道定九州各以其
職來貢不失厥宜方五千里至于荒服南撫交趾
大發西析支渠搜氏羌北至山戎肅慎東至長夷
島夷四海之內皆戴帝舜之功於是禹乃興九韶
之樂致異物鳳凰來翔天下明德也

射者必心平體正持弓矢審固然後射者能以中

詩云大侯既抗弓矢斯張射夫既同獻爾發功此之謂也弧之爲言豫也豫者豫吾意也故古者兒生三日桑弧蓬矢六射天地四方天地四方者男子之所有事也必有意其所有事然後敢食穀故曰不素飧兮此之謂也

生而相與交通故曰留賓自天子至士各有次贈死不及柩尸弔生不及悲哀非禮也故古者吉行五十里奔喪百里贈贈及事之謂時時禮之大者也春秋曰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贈贈者何喪事有贈者蓋以乘馬束帛輿馬曰贈貨財曰賻衣被曰襚口實曰唅玩好曰贈知生者賻贈知死者贈襚贈所以送死也賻贈所以佐生也輿馬束帛貨財衣被玩好其數奈何曰天子乘馬六

匹諸侯四匹大夫三匹元士二匹下士一匹天子
束帛五匹玄三纁二各五十尺諸侯玄三纁二各
三十尺大夫玄一纁二各三十尺元士玄一纁一
各二丈下士綵纁各一匹庶人布帛各一匹天子
之賄乘馬六匹乘車諸侯四匹乘輿大夫曰參輿
元士下士不用輿天子文繡衣各一襲到地諸侯
覆跗大夫到踝士到髀天子含實以珠諸侯以玉
大夫以璣士以貝庶人以穀實位尊德厚及親者
賻賵含襚厚貧富亦有差二三四五之數取之天
地而制奇偶度人情而出節文謂之有因禮之大
宗也

春秋曰庚戌天王崩傳曰天王何以不書葬天子
記崩不記葬必其時也諸侯記卒記葬有天子在

不必其時也必其時奈何天子七日而殯七月而葬諸侯五日而殯五月而葬大夫三日而殯三月而葬士庶人二日而殯二月而葬皆何以然曰禮不豫凶事死而後治凶服衣衰飾脩棺槨作穿窆宅兆然後喪文成外親畢至葬墳集孝子忠臣之恩厚備盡矣故天子七月而葬同軌畢至諸侯五月而葬同會畢至大夫三月而葬同朝畢至士庶人二月而葬外姻畢至也

延陵季子適齊於其反也其長子死於嬴博之間因葬焉孔子聞之曰延陵季子吳之習於禮者也使子貢往而觀之其穿深不至泉其斂以時服既葬封壙墳掩坎其高可隱也既封左袒右旋其封且號者三言曰骨肉歸復于土命也若魂氣則無

不之也無不之也而遂行孔子曰延陵季子於禮其合矣

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故制喪三年所以報父母之恩也期年之喪通乎諸侯三年之喪通乎天子禮之經也子夏三年之喪畢見於孔子孔子與之琴使之絃援琴而絃術術而樂作而曰先王制禮不敢不及也子曰君子也閔子騫三年之喪畢見於孔子孔子與之琴使之絃援琴而絃切切而悲作而曰先王制禮不敢過也孔子曰君子也子貢問曰閔子哀不盡子曰君子也子夏哀已盡子曰君子也賜也惑敢問何謂孔子曰閔子哀未盡能斷之以禮故曰君子也子夏哀已盡能引而致之故曰君子也夫三年之喪固優者之所屈

劣者之所勉

齊宣王謂田過曰吾聞儒者喪親三年喪君三年君與父孰重田過對曰殆不如父重王忿然怒曰然則何爲去親而事君田過對曰非君之土地無以處吾親非君之祿無以養吾親非君之爵位無以尊顯吾親受之君致之親凡事君所以爲親也宣王邑邑而無以應

古者有菑者謂之厲君一時素服使有司弔死問疾憂以巫醫匍匐以救之湯粥以方之善者必先乎矜寡孤獨及病不能相養死無以葬埋則葬埋之有親喪者不呼其門有齊衰大功五月不服力役之征有小功之喪者未葬不服力役之征其有重尸多死者急則有聚衆童子擊鼓苙火入官宮

里用之各擊鼓莖火逐官宮里家之主人冠立于
阼事畢出乎里門出乎邑門至野外此匍匐救厲
之道也師大敗亦然

齋者思其居處也思其笑語也思其所爲也齋三
日乃見其所爲齋者祭之日將入戶僂然若有見
乎其容盤旋出戶喟然若有聞乎歎息之聲先人
之色不絕於目聲音咳唾不絕於耳嗜欲好惡不
忘於心是則孝子之齋也

春祭曰祠夏祭曰禴秋祭曰嘗冬祭曰烝春薦韭
卯夏薦麥魚秋薦黍豚冬薦稻鴈三歲一禘五年
一禘禘者合也禘者諦也禘者大合祭於祖廟也
禘者諦其德而差優劣也聖主將祭必潔齋精思
若親之在方興未登悒悒憧憧專一想親之容貌

彷彿此孝子之誠也四方之助祭空而來者滿而反虛而至者實而還皆取法則焉

韓褐子濟於河津人告曰夫人過於此者未有不快用者也而子不用乎韓褐子曰天子祭海內之神諸侯祭封域之內大夫祭其親士祭其祖禰褐也未得事河伯也津人申楫舟中水而運津人曰向也役人固已告矣夫子不聽役人之言也今舟中水而運甚殆治裝衣而下遊乎韓子曰吾不爲人之惡我而改吾志不爲我將死而改吾義言未已舟泐然行韓褐子曰詩云莫莫葛藟施于條枚愷悌君子求福不回鬼神且不回況於人乎孔子曰無體之禮敬也無服之喪憂也無聲之樂懽也不言而信不動而威不施而仁志也鍾鼓之

聲怒而擊之則武憂而擊之則悲喜而擊之則樂
其志變其聲亦變其志誠通乎金石而况人乎
公孟子高見顓孫子莫曰敢問君子之禮何如顓
孫子莫曰去爾外厲與爾內色勝而心自取之去
三者而可矣公孟不知以告曾子曾子愀然逡巡
曰大哉言乎夫外厲者必內折色勝而心自取之
者必爲人役是故君子德行成而容不知聞識博
而辭不爭知慮微達而能不愚
曾子有疾孟儀往問之曾子曰烏之將死必有悲
聲君子集大辟必有順辭禮有三儀知之乎對曰
不識也曾子曰坐吾語汝君子脩禮以立志則貪
慾之心不來君子思禮以脩身則怠惰慢易之節
不至君子脩禮以仁義則忿爭暴亂之辭遠若夫

置罇俎列籩豆此有司之事也君子雖勿能可也
孔子曰可也簡簡者易野也易野者無禮文也孔
子見子桑伯子子桑伯子不衣冠而處弟子曰夫
子何爲見此人乎曰其質美而無文吾欲說而文
之孔子去子桑伯子門人不說曰何爲見孔子乎
曰其質美而文繁吾欲說而去其文故曰文質脩
者謂之君子有質而無文謂之易野子桑伯子易
野欲同人道於牛馬故仲弓曰太簡上無明天子
下無賢方伯天下爲無道臣弑其君子弑其父力
能討之討之可也當孔子之時上無明天子也故
言雍也可使南面南面者天子也雍之所以得稱
南面者問子桑伯子於孔子孔子曰可也簡仲弓
曰居敬而行簡以道民不亦可乎居簡而行簡無

乃太簡乎子曰雍之言然仲弓通於化術孔子明於王道而無以加仲弓之言

孔子至齊郭門之外遇一嬰兒挈一壺相與俱行其視精其心正其行端孔子謂御曰趣驅之趣驅之韶樂方作孔子至彼聞韶三月不知肉味故樂非獨以自樂也又以樂人非獨以自正也又以正人矣哉於此樂者不圖爲樂至於此黃帝詔伶倫作爲音律伶倫自大夏之西乃之崑崙之陰取竹於嶰谷以生竅厚薄均者斷兩節間其長九寸而吹之以爲黃鍾之宮日含少次制十二管以崑崙之下聽鳳之鳴以別十二律其雄鳴爲六雌鳴亦六以比黃鍾之宮適合黃鍾之宮皆可生之而律之本也故曰黃鍾微而均鮮全而不傷其爲宮獨

尊象大聖之德可以明至賢之功故奉而薦之于宗廟以歌迎功德世世不忘是故黃鍾生林鍾林鍾生大呂大呂生夷則夷則生太簇太簇生南呂南呂生夾鍾夾鍾生無射無射生沽洗沽洗生應鍾應鍾生蕤賓三分所生益之一分以上生三分所生去其一分以下生黃鍾大呂太簇夾鍾沽洗仲呂蕤賓爲上林鍾夷則南呂無射應鍾爲下大聖至治之世天地之氣合以生風日至則日行其風以生十二律故仲冬短至則生黃鍾季冬生大呂孟春生太簇仲春生夾鍾季春生沽洗孟夏生仲呂仲夏生蕤賓季夏生林鍾孟秋生夷則仲秋生南呂季秋生無射孟冬生應鍾天地之風氣正十二律至也

聖人作爲鞀鼓控揭塤箎此六者德音之音然後
鍾磬竽瑟以和之然後干戚旄狄以舞之此所以
祭先王之廟也此所以獻酢醕酬也所以官序貴
賤各得其宜也此可以示後世有尊卑長幼之序
也

鍾聲鏗鏗以立號號以立橫橫以立武君子聽鍾
聲則思武臣石聲磬磬以立辯辯以致死君子聽
磬聲則思死封疆之臣絲聲哀哀以立廉廉以立
志君子聽琴瑟之聲則思志義之臣竹聲濫濫以
立會會以聚衆君子聽竽笙簫管之聲則思畜聚
之臣鼓鞀之聲懽懽以立動動以進衆君子聽鼓
鞀之聲則思將帥之臣君子之聽音非聽其鏗鏘
而已彼亦有所合之也

樂者聖人之所樂也而可以善民心其感人深其
移風易俗故先王著其教焉夫民有血氣心知之
性而無哀樂喜怒之常應感起物而動然後心術
形焉是故感激憔悴之音作而民思憂擘奔慢易
繁文簡節之音作而民康樂粗厲猛奮廣賁之音
作而民剛毅廉直勁正莊誠之音作而民肅敬寬
裕肉好順成和動之音作而民慈愛流僻邪散狄
成滌濫之音作而民淫亂是故先王本之情性稽
之度數制之禮義含生氣之和道五常之行使陽
而不散陰而不密剛氣不怒柔氣不懾四暢交於
中而發作於外皆安其位不相奪也然後立之學
等廣其節奏省其文彩以繩德厚律小大之稱比
終始之序以象事行使親疏貴賤長幼男女之理

皆形見於樂故曰樂觀其深矣土弊則草木不長
水煩則魚鼈不大氣衰則生物不遂世亂則禮慝
而樂淫是故其聲哀而不莊樂而不安慢易以犯
節流漫以忘本廣則容姦狹則思欲感滌蕩之氣
而滅平和之德是以君子賤之也凡姦聲感人而
逆氣應之逆氣成象而淫樂興焉正聲感人而順
氣應之順氣成象而和樂興焉唱和有應回邪曲
直各歸其分而萬物之理以類相動也是故君子
反情以和其志比類以成其行姦聲亂色不習於
聽淫樂慝禮不接心術惰慢邪辟之氣不設於身
體使耳目鼻口心智百體皆由順正以行其義然
後發以聲音文以琴瑟動以干戚飾以羽旄從以
簫管奮至德之光動四氣之和以著萬物之理是

故清明象天廣大象地終始象四時周旋象風雨
五色成文而不亂八風從律而不姦百度得數而
有常小大相成終始相生唱和清濁代相爲經故
樂行而倫清耳目聰明血氣和平移風易俗天下
皆寧故曰樂者樂也君子樂得其道小人樂得其
欲以道制欲則樂而不亂以欲忘道則惑而不樂
是故君子反情以和其意廣樂以成其教故樂行
而民向方可以觀德矣德者性之端也樂者德之
華也金石絲竹樂之器也詩言其志歌詠其聲舞
動其容三者本於心然後樂氣從之是故情深而
文明氣盛而化神和順積中而英華發外惟樂不
可以爲僞樂者心之動也聲者樂之象也文彩節
奏聲之飾也君子之動本樂其象也後治其飾是

故先鼓以警戒三步以見方再始以著往復亂以飾歸奮疾而不拔極幽而不隱獨樂其志不厭其道備舉其道不私其欲是故情見而義立樂終而德尊君子以好善小人以飾聽過故曰生民之道樂爲大焉

樂之可密者琴最宜焉君子以其可脩德故近之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動物使之然也感於物而後動故形於聲聲相應故生變變成方謂之音比音而樂之及于戚羽旄謂之樂樂者音之所由生也其本在人心之感於物是故其哀心感者其聲噍以殺其樂心感者其聲嘽以緩其喜心感者其聲發以散其怒心感者其聲壯以厲其敬心感者其聲直以廉其愛心感者其聲和以調人

之善惡非性也感於物而後動是故先王慎所以感之故禮以定其意樂以和其性政以一其行刑以防其姦禮樂刑政其極一也所以同民心而立治道也

凡音生人心者也情動於中而形於聲聲成文謂之音是故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聲音之道與政通矣宮爲君商爲臣角爲民徵爲事羽爲物五音亂則無法無法之音宮亂則荒其君驕商亂則陂其官壤角亂則憂其民怨徵亂則哀其事勤羽亂則危其財匱五者皆亂代相凌謂之慢如此則國之滅亡無日矣鄭衛之音亂世之音也比於慢矣桑間濮上之音亡國之音也其政散其民流

誣上行私而不可止也

凡人之有患禍者生於淫泆暴慢淫泆暴慢之本
生於飲酒故古者慎其飲酒之禮使耳聽雅音目
視正儀足行正容心論正道故終日飲酒而無過
失近者數日遠者數月皆人有德焉以益善詩云
既醉以酒既飽以德此之謂也

凡從外入者莫深於聲音變人最極故聖人因而
成之以德曰樂樂者德之風詩曰威儀抑抑德音
秩秩謂禮樂也故君子以禮正外以樂正內內須
與離樂則邪氣生矣外須與離禮則慢行起矣故
古者天子諸侯聽鍾聲未嘗離於庭卿大夫聽琴
瑟未嘗離於前所以養正心而滅淫氣也樂之動
於內使人易道而好良樂之動於外使人溫恭而

文雅雅頌之聲動人而正氣應之和成容好之聲
動人而和氣應之粗厲猛賁之聲動人而怒氣應
之鄭衛之聲動人而淫氣應之是以君子慎其所
以動人也

子路鼓瑟有北鄙之聲孔子聞之曰信矣由之不
才也冉有侍孔子曰求來爾奚不謂由夫先王之
制音也奏中聲爲中節流入於南不歸於北南者
生育之鄉北者殺伐之域故君子執中以爲本務
生以爲 故其音温和而居中以象生育之氣憂
哀悲痛之感不加乎心暴厲淫荒之動不存乎體
夫然者乃治存之風安樂之爲也彼小人則不然
執末以論本務剛以爲 故其音湫厲而微末以
象殺伐之氣和節中正之感不加乎心温儼恭莊

之動不存乎體夫殺者乃亂亡之風奔北之爲也
昔舜造南風之聲其興也勃焉至今王公述而不
釋紂爲北鄙之聲其廢也忽焉至今王公以爲笑
彼舜以匹夫積正合仁履中行善而卒以興紂以
天子好慢淫荒剛厲暴賊而卒以滅今由也匹夫
之徒布衣之醜也旣無意乎先王之制而又有亡
國之聲豈能保七尺之身哉冉有以告子路子路
曰由之罪也小人不能耳陷而入於斯宜矣夫子
之言也遂自悔不食七日而骨立焉孔子曰由之
改過矣

文雅雅頌之聲動人而正氣應之和氣容悅之聲
動人而和氣應之和氣容悅之聲動人而正氣應之
之聲動人之聲動人而正氣應之是以君子慎其所
也誠矣也

文言出發高神不食士日而備立語歸矣曰由文
曰由文異也小入不消其留而人於廣實矣夫乎
國文雖豈謂對少夫文氣始冉育以君子觀行義
文對而文之變也觀無意乎表王受備而又齊也
未子後對致其國風暴烈而卒以勉今由出理夫
好觀以因夫蘇五舍以觀中行善而卒以與然以
觀然緣於備文境其變也必盡至令王公以爲樂
昔者對南風之德其興也懷焉至今王公對而及
文雖不存乎觀夫豫告以屬士女風亦非文餘也

說苑卷第二十

反質

孔子卦得賁喟然仰而歎息意不平子張進舉手而問曰師聞賁者吉卦而歎之乎孔子曰賁非正色也是以歎之吾思夫質素白當正白黑當正黑夫質又何也吾亦聞之丹漆不文白玉不彫寶珠不飾何也質有餘者不受飾也

信鬼神者失謀信日者失時何以知其然夫賢聖周知能不時日而事利敬法令貴功勞不卜筮而身吉謹仁義順道理不禱祠而福故卜數擇日潔齋戒肥犧牲飾珪璧精祠祀而終不能除悖逆之禍以神明有知而事之乃欲背道妄行而以祠祀求福神明必違之矣天子祭天地五嶽四瀆諸侯

祭社稷大夫祭五祀士祭門戶庶人祭其先祖聖
王承天心制禮分也凡古之卜日者將以輔道稽
疑示有所先而不敢專自也非欲以顛倒之惡而
幸安之全孔子曰非其鬼而祭之諂也是以泰山
終不享季氏之旅易稱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
祭蓋重禮不貴物也敬實而不貴華誠有其德而
推之則安往而不可是以聖人見人之文必考其
質歷山之田者善侵畔而舜耕焉雷澤之漁者善
爭陂而舜漁焉東夷之陶器窳而舜陶焉故耕漁
與陶非舜之事而舜爲之以救敗也民之性皆不
勝其欲去其實而歸之華是以苦窳之器爭鬪之
患起爭鬪之患起則所以偷也所以然者何也由
離誠就詐棄樸而取僞也追逐其末而無所休止

聖人抑其文而抗其質則天下反矣詩云尸鳩在桑其子七兮淑人君子其儀一兮傳曰尸鳩所以養七子者一心也君子之所以理萬物者一儀也以一儀理物天心也五者不離合而爲一謂之天心在我能因自深結其意於一故一心可以事百君百心不可以事一君是故誠不遠也夫誠者一也一者質也君子雖有外文必不離內質矣衛有五丈夫俱負缶而入井灌韭終日一區鄧析過下車爲教之曰爲機重其後輕其前命曰橋終日漑韭百區不倦五丈夫曰吾師言曰有機知之巧必有機知之敗我非不知也不欲爲也子其往矣我一心漑之不知改已鄧析去行數十里顏色不悅懌自病弟子曰是何人也而恨我君請爲君

殺之鄧析曰釋之是所謂真人者也可令守國
禽滑釐問於墨子曰錦繡絺紵將安用之墨子曰
惡是非吾用務也古有無文者得之矣夏禹是也
卑小宮室損薄飲食土階三等衣裳細布當此之
時黻無所用而務在於完堅殷之盤庚太其先王
之室而改遷於殷茅茨不剪采椽不斷以變天下
之視當此之時文采之帛將安所施夫品庶非有
心也以人主爲心苟上不爲下惡用之二王者以
化身先于天下故化隆於其時成名於今世也且
夫錦繡絺紵亂君之所造也其本皆興於齊景公
喜奢而忘儉幸有晏子以儉鑄之然猶幾不能勝
夫奢安可窮哉紂爲鹿臺糟丘酒池肉林宮牆文
畫彫琢刻鏤錦繡被堂金玉珍瑋婦女優倡鍾鼓

管絃流漫不禁而天下愈竭故卒身死國亡爲天下戮非惟錦繡絺紵之用耶今當凶年有欲予子隨侯之珠者不得賣也珍寶而以爲飾又欲予子一鍾粟者得珠者不得粟得粟者不得珠子將何擇禽滑釐曰吾取粟耳可以救窮墨子曰誠然則惡在事夫奢也長無用好末淫非聖人之所急也故食必常飽然後求美衣必常暖然後求麗居必常安然後求樂爲可長行可久先質而後文此聖人之務禽滑釐曰善

秦始皇既兼天下大侈靡卽位三十五年猶不息治大馳道從九原抵雲陽塹山堙谷直通之厭先王宮室之小乃於豐鎬之間文武之處營作朝宮渭南山林苑中作前殿阿房東西五百步南北五

十丈上可坐萬人下可建五丈旗周爲閣道自殿直抵南山之嶺以爲闕爲複道自阿房渡渭水屬咸陽以象天極閣道絕漢抵營室也又興驪山之役錮三泉之底關中離宮三百所關外四百所皆有鍾磬帷帳婦女倡優立石闕東海上胸山界中以爲秦東門於是有方士韓客侯生齊客盧生相與謀曰當今時不可以居上樂以刑殺爲威天下畏罪持祿莫敢盡忠上不聞過而日驕下懾伏以慢欺而取容諫者不用而失道滋甚吾黨久居且爲所害乃相與亡去始皇聞之大怒曰吾異日厚盧生尊爵而事之今乃誹謗我吾聞諸生多爲妖言以亂黔首乃使御史悉上諸生諸生傳相告犯法者四百六十餘人皆坑之盧生不得而侯生後

得始皇聞之召而見之升阿東之臺臨四通之街
將數而車裂之始皇望見侯生大怒曰老虜不良
誹謗而主迺敢復見我侯生至仰臺而言曰臣聞
知死必勇陛下肯聽臣一言乎始皇曰若欲何言
言之侯生曰臣聞禹立誹謗之木欲以知過也今
陛下奢侈失本淫泆趨末宮室臺閣連屬增累珠
玉重寶積襲成山錦繡文綵滿府有餘婦女倡優
數巨萬人鍾鼓之樂流漫無窮酒食珍味盤錯於
前衣服輕暖輿馬文飾所以自奉麗靡爛熳不可
勝極黔首匱竭民力單盡尙不自知又急誹謗嚴
威克下下暗上聾臣等故去臣等不惜臣之身惜
陛下國之亡耳聞古之明王食足以飽衣足以暖
宮室足以處輿馬足以行故上不見棄於天下不

見棄於黔首堯茅茨不剪采椽不斷土階三等而樂終身者以其文采之少而質素之多也丹朱傲虐好慢淫不脩理化遂以不升今陛下之淫萬丹朱而千昆吾桀紂臣恐陛下之十亡也而曾不一存始皇默然久之曰汝何不早言侯生曰陛下之意方乘青雲飄搖於文章之觀自賢自健上侮五常下凌三王棄素樸就末技陛下亡徵見久矣臣等恐言之無益也而自取死故逃而不敢言今臣必死故爲陛下陳之雖不能使陛下不亡欲使陛下自知也始皇曰吾可以變乎侯生曰形已成矣陛下坐而待亡耳若陛下欲更之能若堯與禹乎不然無冀也陛下之佐又非也臣恐變之不能存也始皇喟然而歎遂釋不誅後三年始皇崩二世

卽位三年而秦亡

魏文侯問李克曰刑罰之源安生李克曰生於姦邪淫泆之行凡姦邪之心飢寒而起淫泆者久飢之詭也彫文刻鏤害農事者也錦繡纂組傷女工者也農事害則飢之本也女工傷則寒之原也飢寒並至而能不爲姦邪者未之有也男女飾美以相矜而能無淫泆者未嘗有也故上不禁技巧則國貧民侈國貧窮者爲姦邪而富足者爲淫泆則驅民而爲邪也民以爲邪因以法隨誅之不赦其罪則是爲民設陷也刑罰之起有原人主不塞其本而替其末傷國之道乎文侯曰善以爲法服也秦穆公閑問由余曰古者明王聖帝得國失國當何以也由余曰臣聞之當以儉得之以奢失之穆

公曰願聞奢儉之節由余曰臣聞堯有天下飯於
土簋啜於土鋤其地南至交趾北至幽都東西至
日所出入莫不賓服堯釋天下舜受之作為食器
斬木而裁之銷銅鐵脩其刃猶漆黑之以為器諸
侯侈國之不服者十有三舜釋天下而禹受之作
為祭器漆其外而朱畫其內繒帛為茵褥觴勺有
彩為飾彌侈而國之不服者三十有二夏后氏以
沒殷周受之作為大器而建九傲食器彫琢觴勺
刻鏤四壁四帷茵席彫文此彌侈矣而國之不服
者五十有二君好文章而服者彌侈故曰儉其道
也由余出穆公召內史廖而告之曰寡人聞鄰國
有聖人敵國之憂也今由余聖人也寡人患之吾
將奈何內史廖曰夫戎辟而遼遠未聞中國之聲

也君其遺之女樂以亂其政而厚爲由余請期以
疎其間彼君臣有間然後可圖君曰諾乃以女樂
三九遺戎王因爲由余請期戎王果見女樂而好
之設酒聽樂終年不遷馬牛羊半死由余歸諫諫
不聽遂去入秦穆公迎而拜爲上卿問其兵勢與
其地利旣已得矣舉兵而伐之兼國十二開地千
里穆公奢主能聽賢納諫故霸西戎西戎淫於樂
誘於利以亡其國由離質樸也

經侯往適魏太子左帶羽玉具劍右帶環佩左光
照右右光照左坐有頃太子不視也又不問也經
侯曰魏國亦有寶乎太子曰有經侯曰其寶何如
太子曰主信臣忠百姓上戴此魏之寶也經侯曰
吾所問者非是之謂也乃問其器而已太子曰有

徒師沼治魏而市無豫賈郟辛治陽而道不拾遺
芒卯在朝而四鄰賢士無不相因而見此三大夫
乃魏國之大寶於是經侯默然不應左解玉具右
解環佩委之坐憊然而起默然不謝趨而出上車
驅去魏太子使騎操劍佩逐與經侯使告經侯曰
吾無德所寶不能爲珠玉所守此寒不可衣飢不
可食無爲遺我賊於是經侯杜門不出傳死

晉平公爲馳逐之車龍旌衆色挂之以犀象錯之
以羽芝車成題金千鎰立之於殿下令羣臣得觀
焉田差三過而不一顧平公作色大怒問田差爾
三過而不一顧何爲也田差對曰臣聞說天子者
以天下說諸侯者以國說大夫者以官說士者以
事說農夫者以食說婦姑者以織桀以奢亡紂以

淫敗是以不敢顧也平公曰善乃命左右曰去車
魏文侯御廩災文侯素服辟正殿五日羣臣皆素
服而弔公子成父獨不弔文侯復殿公子成父趨
而入賀曰甚大善矣夫御廩之災也文侯作色不
悅曰夫御廩者寡人寶之所藏也今火災寡人素
服辟正殿羣臣皆素服而弔至於子大夫而不弔
今已復辟矣猶入賀何爲公子成父曰臣聞之天
子藏於四海之內諸侯藏於境內大夫藏於其家
士庶人藏於篋櫝非其所藏者不有天災必有人
患今幸無人患乃有天災不亦善乎文侯喟然歎
曰善

齊桓公謂管仲曰吾國甚小而財用甚少而羣臣
衣服輿馬甚汰吾欲禁之可乎管仲曰臣聞之君

嘗之臣食之君好之臣服之今君之食也必桂之
漿衣練紫之衣狐白之裘此羣臣之所奢太也詩
云不躬不親庶民不信君欲禁之胡不自親乎桓
公曰善於是更制練帛之衣大白之冠朝一年而
齊國儉也

季文子相魯妾不衣帛馬不食粟仲孫它諫曰子
爲魯上卿妾不衣帛馬不食粟人其以子爲愛且
不華國也文子曰然乎吾觀國人之父母衣麤食
蔬吾是以不敢且吾聞君子以德華國不聞以妾
與馬夫德者得於我又得於彼故可行若淫於奢
侈沉於文章不能自反何以守國仲孫它慙而退
趙簡子乘弊車瘦馬衣殺羊裘其宰進諫曰車新
則安馬肥則往來疾狐白之裘温且輕簡子曰吾

非不知也吾聞之君子服善則益恭細人服善則益倨我以自備恐有細人之心也傳曰周公位尊愈卑勝敵愈懼家富愈儉故周氏八百餘年此之謂也

魯築郎囿季平子欲速成叔孫昭子曰安用其速成也以虐其民其可乎無囿尙可乎惡聞嬉戲之游罷其所治之民乎

衛叔孫文子問於王孫夏曰吾先君之廟小吾欲更之可乎對曰古之君子以儉爲禮今之君子以汰易之夫衛國雖貧豈無文履一奇以易十稷之繡哉以爲非禮也文子乃止

晉文公合諸侯而盟曰吾聞國之昏不由聲色必由姦利好樂聲色者淫也貪姦者惑也夫淫惑之

國不亡必殘自今以來無以美妾疑妻無以聲樂妨政無以姦情害公無以貨利示下其有之者是謂伐其根素流於華葉若此者有患無憂有寇勿弭不如言者盟示之於是君子聞之曰文公其知道乎其不王者猶無佐也

晏子飲景公酒日暮公呼具火晏子辭曰詩曰側弁之俄言失德也屢舞傴傴言失容也既醉以酒既飽以德既醉而出並受其福賓主之禮也醉而不出是謂伐德賓主之罪也嬰已卜其日未卜其夜公曰善舉酒而祭之再拜而出曰豈過我哉吾託國於晏子也以其家貧善寡人不欲其淫侈也而况與寡人謀國乎

楊王孫病且死令其子曰吾死欲僇葬以反吾真

必無易吾意邗侯聞之往諫曰竊聞王孫令葬必
俛而入地必若所聞愚以爲不可令死人無知則
已矣若死有知也是戮尸於地下也將何以見先
人愚以爲不可王孫曰吾將以矯世也夫厚葬誠
無益於死者而世競以相高靡財殫幣而腐之於
地下或乃今日入而明日出此真與暴骸於中野
何異且夫死者終生之化而物之歸者歸者得至
而化者得變是物各反其真其真冥冥視之無形
聽之無聲乃合道之情夫飾外以誇衆厚葬以矯
真使歸者不得至化者不得變是使物各失其然
也且吾聞之精神者天之有也形骸者地之有也
精神離形而各歸其真故謂之鬼鬼之爲言歸也
其尸塊然獨處豈有知哉厚裹之以幣帛多送之

以財貨以奪生者財用古聖人緣人情不忍其親故爲之制禮今則越之吾是以欲僇葬以矯之也昔堯之葬者空木爲櫛葛藟爲緘其穿地也下不亂泉上不泄臭故聖人生易尚死易葬不加於無用不損於無益謂今費財而厚葬死者不知生者不得用謬哉可謂重惑矣祁侯曰善遂僇葬也魯有儉者瓦鬲煮食食之而美盛之士劍之器以進孔子孔子受之歡然而悅如受太牢之饋弟子曰瓦甗陋器也煮食薄膳也而先生何喜如此乎孔子曰吾聞好諫者思其君食美者念其親吾非以饌爲厚也以其食美而思我親也

晏子病將死斷楹內書焉謂其妻曰楹也語子壯而視之及壯發書書之言曰布帛不窮窮不可飾

牛馬不窮窮不可服士不可窮窮不可任窮乎窮乎窮也

仲尼問老聃曰甚矣道之於今難行也吾比執道委質以當世之君而不我受也道之於今難行也老子曰夫說者流於聽言者亂於辭如此二者則道不可委矣

子貢問子石子不學詩乎子石曰吾暇乎哉父母求吾孝兄弟求吾悌朋友求吾信吾暇乎哉子貢曰請投吾詩以學於子

公明宣學於曾子三年不讀書曾子曰宣而居參之門三年不學何也公明宣曰安敢不學宣見夫子居宮庭親在叱吒之聲未嘗至於犬馬宣說之學而未能宣見夫子之應賓客恭儉而不懈惰宣

說之學而未能宣見夫子之居朝廷嚴臨下而不毀傷宣說之學而未能宣說此三者學而未能宣安敢不學而居夫子之門乎曾子避席謝之曰參不及宣其學而已

魯人身善織屨妻善織縞而徙於越或謂之曰子必窮魯人曰何也曰屨爲履縞爲冠也而越人徒跣剪髮遊不用之國欲無窮可得乎